

口述 农忙旧事

棒子老理儿 地里的

□ 赵瑞安

中秋节，我驱车回乡下，推开姐姐家的大门。满院的玉米棒子黄得晃眼，跟堆了一地金子似的。我站在门口先没进去，院里那棵老槐树撑开半院浓荫，槐豆一串串垂着，像晶莹透亮的青豆角。枣树枝头还挂着些没打尽的红枣，星星点点缀在叶间，衬得那些玉米棒子更亮了。

青砖铺地的小院，黄网袋装的玉米棒子一袋挨着一袋，码得很齐整。靠墙根处铁丝网围的粮囤垒得老高，太阳一照，泛着暖融融的金光。正屋前头堆着些从老院搬过来的旧农具，

锄头、铁锹斜靠在墙上，木把被磨得发亮——那是我小时候和爹都攥过的。院子南边辟了一畦小菜园，白菜铺展着油绿的叶子，茄秧擎着淡紫的花，边边角角爬满带黄花的丝瓜藤，一茬菜接着一茬长，供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。

站在院里，瞅着这半院金黄，我的思绪顺着院角的丝瓜蔓往回一绕，便拽回了早年的日子。大半辈子的念想，都绕不开这棒子。

最早的记忆，是20世纪70年代初放秋假的光景。我挎个荆条小篮，猫在庄稼地里拔草喂羊。玉米灌浆，熟得发香，嘴馋得直流口水，便约上两三个小伙伴，躲开看田的老张头，偷偷溜进棒子地深处，瞅准最饱满的棒子掰上几个。找个背风的沟壕，支两块青砖当灶，捡一抱干玉米叶引火，趴在地上使劲吹，护着火星子慢慢烤。不多时，焦香就裹着热气飘出来，啃完棒子，小伙伴们你看看我脸上，我瞅瞅他嘴边，全是炭灰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有一回被娘撞见了，我们几个僵在原地，嘴里还嚼着，汗混着炭灰往下淌。娘没吵，也没打，只蹲下身，把那几个啃剩的棒子芯一个一个捡起来，在衣襟上擦净了土，攥在手里，沉默了半天，说了句：“糟践东西。”那时候农家日子苦，只顾着嘴馋，哪里懂得这话的分量。

那时，生产队的田地麦后都统一一种玉米，各家沟渠边的自留地长势很旺，也许是打理得尽心，青苗长得总比队里的好，结的棒子也瓷实。收下的

玉米不舍得露天放着，爹就用麻绳顺着穗尾一穗一穗串成长串，整齐地挂在老屋的窗台旁，既通风干得快，又防鼠防盗。满墙的金黄晃来晃去，是那年月农家最鲜亮的装点。

那时候脱粒没有机器，全靠手拧。家家都有柳编的大筐箩，先拿锥子顺着玉米棒的籽粒划几道缝，开个头，再攥着棒子使劲拧，金黄的籽粒就簌簌地往筐箩里滚落。夜里，这是全家固定的活儿，大人小孩都围坐在煤油灯下拧玉米。我尚年幼，手小肉嫩，拧上半晚手就变得通红，攥东西发僵。第二天上学，握铅笔的劲都没有。偶尔偷个懒，不是遭哥姐数落，就是挨娘那又气又疼的白眼。爹拧得最慢，也最仔细，拧过的棒子芯要挨个再摸一遍，摸着哪儿还硌手，就补拧两把。他把那些拧得光秃秃的芯子整整齐齐码在墙角，说这东西冬天引火最好用。桌上总摆着半碗刚打下的红枣，拧累了就摸俩塞嘴里，脆生生甜丝丝的。院角是白菜畦，爹每天傍晚拎着老砂壶，仔细往白菜心上滋清水，说：“不滋不长，菜心干净，不沾尘土，才长得好、抱得紧。”等白菜收进菜窖，一冬的菜蔬就有了着落。

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人们种粮的劲头足了，收成也渐渐好起来。可有时粮食还是接不上茬，娘就把地瓜面和棒子面掺在一起贴饼子。贴出来的饼子黄一块褐一块，咬一口带着地瓜的绵甜和玉米的醇香，虽不是什么精细

的饭食，却实打实能填饱肚子。就着这一口粗粮，我念完初中、高中，考上大学，走出了老家的小院。

岁月流转，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我在城里住了半生，退休后偶尔回趟老家，父母都不在了，站在姐姐家的院子里，望着满院熟悉的金黄，还能想起从前我家老屋老院里热闹的样子。搁以前，非得熬到秋收，才能啃上一口新鲜的棒子。现在哪还用等，物流顺畅，大棚里种的、外地运过来的，一年四季都有。想吃了就买上几穗，锅里蒸一蒸，揭锅就是满屋子的甜香。可吃起来，到底不是那个味儿了。

如今棒子也不再是主粮，大多被加工成饲料，喂了猪、鸡、牛，转一圈，变成餐桌上的肉、蛋、奶。还是那穗棒子，换了个形式，养人的根没断，只是从农村的老灶房搬进城里的高楼上。

其实庄稼不光养人，也教人过日子。爹活着的时候常说：“棒子不糊弄人。”晒足了太阳、授匀了粉，就瓷实；你糊弄它一季，它就还你一穗瘪籽。种白菜也是一个理儿，天天滋水，慢慢浸润着，菜心干净，才抱得紧。那时只当这是庄稼人的俗语，如今站在这院里细细咂摸，才懂得这也是过日子的规矩。

嘴里吃着姐姐递来的月饼，心里想着往事，抬眼望天，夕阳斜挂，把天空染得一片金红。风穿过槐叶，槐豆轻摇；枣叶簌簌，丝瓜叶沙沙作响。风声擦过玉米囤，跟几十年前是同一个动静。

半院金黄，半院老理儿。守住，就够用。

秋日晒场

□ 王汐钰

村头有块平整的晒场，每到秋天，晒场上就热闹起来。

不同于一户人家专用的场地，这片晒场归全村人共用。谁家收了庄稼，就先占下一块地盘。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，已经有乡亲挑着箩筐前来，场院里渐渐铺开各色庄稼。没有人统一招呼，大家心里都默记着天气，清晨时抬头望望云霞，看一看屋檐下的砖石是否返潮，以此预判阴晴。一旦看准连日晴好，各家便赶紧把刚从地里收回的庄稼搬运过来。

最先铺开晾晒的是黄豆。竹篾编成的大晒席依次排开，金黄的豆荚哗啦一声倾倒上去。乡亲手握竹耙，来回轻轻拨动，把堆叠的豆荚摊薄。日头一点点升高，豆荚外壳硬实，渐渐收干了水分。晒场四周，几棵老槐树的枝叶斜斜伸出来，麻雀成群结队盘旋，总想落下来啄食豆荚裂开之后蹦

出来的黄豆。于是有人找来旧竹竿，插在晒席边角，系上几块颜色鲜亮的碎布条。风一吹，布条来回飞舞，以此惊扰飞鸟。田地里忙活完的人，抽空就踱到晒场边上，守上一阵。秋日的阳光已经褪去盛夏的灼烫，但持续劳作过后，人们额角依旧渗出汗珠，顺着脸颊往下淌。

晒豆荚的时候，隔壁大婶已经铺开了刚摘回的辣椒。红的、绿的，长短粗细错落，随意铺在晒席上。要制作干辣椒，不能暴晒过头，正午日头最强的时段，还得临时盖上一层稀疏的茅草，防止椒皮晒焦发黑。大婶一边用手拨开粘连成团的辣椒，一边闲谈地里的收成。说起入夏之后几场暴雨，不少辣椒秧被积水沤坏，不少植株就此枯死。幸存下来的那一茬，能够采摘下来晾晒，实属不易。每一枚辣椒，都熬过雨季，扛住伏天的酷热，才结出果实；待到秋日经过暴晒，脱去水分之后，等到寒冬，锅里炒菜，撒上几枚干椒，便能够激发出浓烈的辛香。

待到午后，晒场上又添新物。有人挑来刚掰下的玉米，剥掉外层青色苞衣，只留里面薄薄几层嫩皮，一穗一穗整齐摆开。玉米棒子堆起来，金黄的籽粒暴露在阳光底下。风从村口穿过晒场，裹挟着干燥的植物气息。场院里，人声、竹耙摩擦地面的声响交织在一起。

晒庄稼，容不得半点松懈。一旦

云层聚拢，眼看着要落雨，晒场上立刻骚动起来。男女老少一齐上手，收拢豆荚、收起辣椒与玉米，竹箩来回搬运，脚步匆匆，抢在雨点坠落之前，尽数收回家。我见过好几次抢收的场面，大伙儿彼此搭把手，谁家来不及收拾，邻近的乡亲便主动上前帮忙。

傍晚，夕阳缓缓下沉。还留在晒场上继续晾晒的庄稼，要盖上塑料布或者草席，防止夜里沾上露水，否则容易发霉。我小时候，总爱跑到晒场边上玩。蹲在席子旁边，悄悄捏起半干的红辣椒，指尖便沾上一层淡淡的红；也会捡起脱落的玉米粒，拿在手里玩耍。长辈看见，便叮嘱我不要踩踏晾晒的作物。他们会讲起，在粮食紧缺的年月，每一季秋收的晾晒，直接关系一冬的生计。

后来，村里不少青壮年外出务

工。秋收时节回乡的人一年少于一年。晒场周围的小院渐渐多起来，很多人家就在自家院中晾晒杂粮。村头这片公用晒场，慢慢冷清下来。如今再走到这里，黄泥地面上已经长了很多杂草。偶尔还有几位老人，依旧把收获的黄豆、辣椒搬运过来，继续在老晒席上铺开晾晒。只是再也见不到从前那样，一整个晒场人声喧嚷、各家作物交错铺开的景象。

站在空旷的场院里，仿佛还能听到往昔的喧哗。这片晒场，不只是一块用来晾晒农作物的空地。每年秋天，无数庄稼在此承接日光、脱去水分；一代又一代农民，在这里守护土地馈赠的果实。那些翻动晒席、抢收粮食的身影，早已融进村庄的记忆。只要秋风再度掠过晒场，属于这片土地的秋收故事，便还在延续。

编后

秋天的第一缕甜香，是从玉米地里飘出来的。

从播种时的期盼，到灌浆时的守望，再到晒场上的翻晒、归仓，每一粒粮食都经过日晒风吹的漫长历程。收成好时，满院金黄是慰藉；年景差时，颗粒归仓更显珍贵。人不糊弄土地，庄稼就不糊弄人，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。

那些弯腰收割、挥耙翻晒的身影，那些抢在雨前收拢作物的匆忙脚步，都是这片土地上最朴素的坚守。秋收的意义，不只在仓廩充实，更在于它教会人踏实、本分与敬畏。种一季，收一季。收的是粮食，也是念想，更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老理儿。守好这一季果实，守住这份实诚，我们的日子就有了根。

